

间隔年 之后

两个人
继续旅行

▼《迟到的间隔年》之后，
孙东纯写下了

「后间隔年」的故事

孙东纯……… 著

▼许多人都告诉你
怎么出去，
却没有人告诉你
怎么回来

两个人继续旅行
间隔年之后

孙东纯 / 著

CT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间隔年之后：两个人继续旅行 / 孙东纯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438-9220-0

I. ①间… II. ①孙…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9173 号

间隔年之后 两个人继续旅行

孙东纯 著

出 版 人	谢清风
出 品 人	陈 垦
责 任 编 辑	夏新军
装 帧 设 计	typo_d
出 版 发 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410005)
网 址	www.hnppp.com
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200020)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220-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0215073

沙弥香的话

大家好！

东东希望我为他的新书写点什么，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从我的视角回顾下我们一路走来的历程吧。

认识东东已经快六年了。第一次见他是我读大二的春天，在印度一个志愿者组织服务站的楼上。当时我抱了很多衣服上楼，迎面撞上下楼的他，犹豫着是该用日语还是英语说对不起，他却冲我微笑着。定睛一看不像是日本人，我也只是点点头就离开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个皮肤晒成古铜色、国籍不详的男人应该是一见钟情吧。明明是抱着将来能在国外工作的梦想，大老远地跑到印度，来到崇敬的特蕾莎修女的服务站，只想全心全意地做志愿者的工作，可一不留神发现自己脑子里想的全是他。

看过《迟到的间隔年》的读者可能知道，在东东的印度之旅后，我还和他一起去了西藏。认识东东之后，我第一次知道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海外旅行有多困难。即便如此，我还坚定地想：“既然东东你来不了日本，那我跟你去任何地方都可以。”离开印度前，我真的和他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东东他是否还记得、是否当真，我并不知道。当时的我基本没去过什么地方，印度之旅只是我的第二次出国旅行，但为了能和他在一起，埃及也好，肯尼亚也罢（东东当时也的确是这么计划的），觉得自己哪里都可以去。最后我们决定在西藏见面。

为了和他在一起，我的努力从未间断。当他决定来日本后，我光是为他准备各种签证材料就忙到了天亮。从短期滞留签证开始，到日本人配偶签证，再到获取永久居住权，前前后后填写了十几种文件。一向最怕填写文件、办理手续的我竟然能做到这些，完全是怀着一份“要和他在一起”的心愿。果真要比较我俩对对方的爱慕程度，我对他的感情可能更深一点。后来我们很自然而然地结婚了，不仅是国际婚姻，还是学生身份，情况特殊，但我从来没有犹豫过。“以后的人生就想和这个人一起度过”，当时就是这么坚定。结婚后第二年，东东在日本进行自行车旅行那会儿，虽然我很寂寞，但他梦想的实现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当然，我们每天通电话，我也会在他旅行途中跑去和他见面。尽管只是三个月不到的短途旅行，我还是大老远地去冲绳见他，并在那里待了一周，和东东一起去阿嘉岛玩。我们在一个以潜水出名的民宅那儿只住宿不潜水，还让店主困惑了好一阵（不知如何讨好我们这种客人）。岛上的人不解地问：“你们到底是来干嘛的？”“来休闲的。”我这么回答。因为我只想和东东看看美丽的风景，自在的生活。对我来说，来冲绳真的只有这么一点儿渴求。

东东来到日本的这短短五年，我们过着平常而又幸福的生活。朋友经常会问：“和中国的丈夫之间会有文化差异的苦恼吗？”其实没什么感觉。虽然偶尔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口角，但我们家的中日关系异常良好。突然想到我们俩异地恋的时候，在东东给我的邮件里，有这么一句话：“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上帝让两个原来没有丝毫交集的人相遇，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可能真的是这样呢。

2013年3月，我们俩都将离职，离开日本。今后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一切都还未知。我只知道，不管去哪里，只要在东东的身边，我就是幸福的。

孙沙弥香

序二：

“后间隔年”时光

2008年初，我在网上开了一个名为“迟到的间隔年”的帖子，分享我在国内外一年多“间隔年”的点滴，后来帖子被出版成同名书籍，据说目前已加印了二十多次。我的作家朋友说这个成绩算是当之无愧的畅销书了，书在国内热销后获过奖，我又被冠予“中国间隔年第一人”的“美誉”，于是有些人管我叫作家，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称我为孙老师，感觉如一知识分子，真是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样，“间隔年”的概念的确是传开了。

一个东西传开了、传远了，初衷可能就很难保持始终如一，原本对年轻人应该产生积极影响的间隔年也是如此。曾经有媒体因为一个“私奔”的专题邀请我接受一些关于间隔年的采访，这件事就让我觉得它多多少少有些变了味道，至今耿耿于怀；又有一学生模样的网友看完《迟到的间隔年》中我和家里姑娘沙弥香邂逅的故事后扬言要学好英语，因为这样方能泡上日韩美眉；更有甚者，听说有一高中生偷家里的钱外出旅行，也同样美其名曰间隔年；而更多的是网络上为数不少的间隔年网站、小组、论坛和主题活动，其中就不乏一些煽情、不负责任的间隔年出行口号，似乎除了旅行就别无他事可做，似乎不上路人生便不完整。一下子踏实工作反倒成了另类，风餐露宿地流浪方是正道……这样也不好，毕竟，间隔年与私奔无关，与出逃无关，当然，和泡妞也无关。

现在关于间隔年回归后对生活不满、迷茫和失落的例子并不少见。出国旅行已不再新奇，出国当志愿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间隔年的梦想并不难实现，难以实现的是对其给予的过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些期望当中有多少是误读、有多少是误导，无从知晓，但我们疯狂地鼓噪那颗蠢蠢欲动的心，亢奋十足地踏上远方，分享路上攻略信息和一切的喜怒哀乐，而回归以后的生活又有多少人在关注，而这个恰恰是间隔年的重心所在：出走是为了更好地面对。

间隔年与其说是让人看到一个新世界，不如说是让人遇到一个新的自己。我们在路上自我认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而回归了才是实践的开始。于是，如何克服间隔年回归后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又如何将路上的感悟应用到生活当中，可能又是一个课题。

我的间隔年回归至今已将近五年，回想当初也同样经历过彷徨、失

落和焦虑：犹豫着干回本行还是开始新的职业生涯，是国内就业还是国外就业，忍受一段中日远距离恋爱的煎熬，面对日常生活的格格不入，还有家人对我前途未卜的种种担忧……我甚至还考虑过逃避现实重新上路，但也都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和沙弥香结婚并移居日本，对这个日本姑娘来说住在日本是和日本红十字会签订合同的工作需要，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零的起点，新的挑战。我从最简单的斑马线和红绿灯开始学习日语，克服语言不通的心理障碍去买菜和购物，和中国留学生一同去日语学校学习了半年；为了维持生计我当过在日本居住的城市文化交流协会的有酬义工，当过语言学校的中文教师，也在自家开过中文学习班，后来成了日本公司蹩脚的邮件翻译，汽车流水线作业员，老人院护理员；我也开始与国内媒体合作写稿和出售摄影作品，《迟到的间隔年》也是到了日本之后才出版上市的，我于是又俨然成了一伪作家和摄影师……

当然，在日本我也旅行。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这些大城市自不用说，还象征性地踏足组成日本的四大岛屿，看过冬日白雪覆盖的北海道，浮潜于南边冲绳离岛，三次徒步登上日本之颠富士山，自驾扎营游伊豆半岛。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沙弥香的怂恿下竟开始了一段两个多月的日本环太平洋沿岸单人单车骑行。从日本的中部静冈出发南下，经九州本岛进入冲绳琉球海域，又搭船前往东京，再一路向北直达日本东北仙台，全程共两千多公里。我这一路骑行、露宿、扎营，继续折腾、吃苦和觉悟，算是间隔年之后我在日本旅行中的又一次壮举！

在日本这些年，无论旅行还是生活，有辛酸有甘甜，我也散地点滴记录着。几年前《迟到的间隔年》上市受到好评后一些朋友建议我要趁热打铁，将日本的见闻赶快整理成册出书，但我稍作努力便又停顿下来，感觉为写而写颇是刻意且失趣味。写东西总得有感而发，分享东西也总要享之有物才好。

时光飞逝，间隔年回归后来日暂居也已四年多，我和姑娘也即将离开日本踏上另外一段人生旅途。发现平时的点滴记录积攒起来已十万字有余，做出版的朋友说能够整理成书。好吧，谨以此书，纪念那一次面向太平洋的单车骑行，纪念在日本的旅居岁月，并分享我的“后间隔年”时光。

2012年12月31日

※“间隔年”（Gap Year）是西方社会通过近代世界青年旅行方式变迁总结出来的概念，指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旅行（通常是一年），让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间隔年期间，年轻人离开自己国家旅行，通常也适当做一些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培养自己的国际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学习生存技能，增进自我了解，从而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或更好的工作，以一种“间隔”当前社会生活的方式，达到更好地融入当前社会的目的。

目录

开篇：

太平洋邮轮 ::::: 01

cb 01

冲向梅雨的笨蛋 ::::: 05

cb 02

幽灵公主的森林 ::::: 77

cb 03

琉球之风 ::::: 141

cb 04

太平洋之光 ::::: 207

开篇：太平洋邮轮

来日本四年多，按时间顺序粗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暂居丰田。2008年，间隔年结束同年年中，以访友身份来日，因沙弥香还是爱知县丰田市日本红十字会大学的大四学生，我俩也就暂居此地。说是访友实则是找工作、见家长，征得同意后我们在丰田正式登记结婚，我这个浪荡子终于找到心的归宿，用父母的话说算是定心定性了。

移居滨松。2009年3月，在中国老家办完婚礼后我们回到日本，从丰田市搬家到静冈县滨松市。姑娘终于毕业并开始就职于当地红十字会医院，我则以学生身份进入语言学校，学了半年的日语基础会话，之后开始做一些杂七杂八的兼职，为生存，为生活。

骑行日本。2010年6月至8月，单人单车沿日本太平洋海岸线骑行，露宿扎营。

追梦时光。2011年开始，和家里的姑娘“认真”工作存钱，俨然过起日本工薪族的生活，为了2013年3月开始的那个环球梦。

日本的后间隔年故事如此四步道来也未尝不可，只是隐隐觉得“骑行日本”如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前面的故事多是苦涩，后面的多为甘甜，心想不如就以此分界线作为现在时的主线，将这些年过去时和将来时的酸甜苦辣一一串起。这样的故事是否更立体可读我并不清楚，不过那次面向太平洋的骑行时光时常浮现于脑海，在那一段连洗澡也成了奢望的路途中我思考着前两年的经历，也预想勾画着后两年的光景，它对我而言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回顾和张望的苦旅。

嗯，故事就从那次两轮旅途开始讲吧。

站在仙台开往名古屋的太平洋邮轮甲板上，面向太平洋，我竟然并不怎么激动。天有点灰并不好看，海水更没有冲绳的那般晶莹明澈，漂荡在这片世界上最大的海域，心想此次骑行日本的旅途终于要结束了。旅途以这样的景色结束不免有些遗憾，可是没有什么旅途是完美的吧？

我的旅途毕竟不是小说，也非电影，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曲折，虽少了些可以向人夸口的谈资，却有不少平淡的琐事可以细细回味。在日本地图上的太平洋沿岸用红线画出来的骑行路线，都是靠自己双脚步步踩出来的。短短的两千多公里路，却是我渺小生命里头的又一次“壮举”！

屈指一算，这次日本自行车旅途已将近三个月，一切都与太平洋有关。从日本本州中部出发，南下到达九州直至冲绳，坐船来到东京又北上到仙台，一路都是沿着日本的太平洋海岸线进发的。本来此时应该与我的“旅伴”在这太平洋的邮轮上，来一张面向太平洋的“到此一游”纪念照，可惜邮轮规定我们必须分开在不同的甲板层，我可以到处走动休息，而“旅伴”只能停在交通工具舱。

不是没有一个人在异国旅行的经历，骑行倒还是第一次。此刻自行车的旅途就快结束了，除了记得途中在修车店自己换了一块刹车片和无数次的充气之外，对于修补内胎、拆卸车轮、校正轮轴、调节变速器之类竟依然一无所知。我依然还是那个车子一坏便束手无策的骑行菜鸟。

这样的菜鸟一路骑行露宿，无论是爆胎、迷路、大雨、台风……竟也都挺了过来，此刻还能站在甲板上，嘴角挂着些许安逸的微笑，吹着太平洋海风，感受这片缤纷多变的海域，回想此次旅途的点滴，犹如在日本旅居的这些年，有欢乐、有苦楚。有时候会想起多年前一个人的间隔年旅途，只是现在我已牵着另一个人的手，与她共同面对困难、分享欢愉……

01 冲向梅雨的笨蛋

面 向 太 平 洋

初来日本，我与沙弥香住在爱知县丰田市，在那之后，我们在日本本州中部静冈县一个叫滨松的海边城市生活。关于我们在印度相遇，西藏相随、相爱，又在广东老家结婚摆酒，再因为工作关系移居日本的故事，恐怕有些长，后面再细细道来。总之，我们 2009 年的 3 月来到了这里，决定暂居日本四年。

静冈县是富士山所在地，樱桃小丸子之乡，本田、铃木和雅马哈的诞生地。我所处的滨松市以海产鳗鱼和饺子闻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雅马哈的关系又有日本音乐之乡的美誉。它处于大阪和东京中间，是中国游客从大阪至东京旅游路线上的驿站。滨松有一个连接太平洋的湖泊叫滨名湖，湖区附近以海鳗和温泉闻名，在此区域高速公路上的滨名湖休息站和市内以湖景温泉知名的馆山寺酒店区中，总能看见大量的中国游客。所以，许多参加日本团队游的国人虽未在滨松市内观光，但都还依稀记得滨松市或者滨名湖这样的名字，他们静悄悄地到来又静悄悄地离开，给这个并不知名的城市贡献着 GDP。有调查称，静冈县的人均 GDP，在日本位于首都东京和丰田汽车所在地的邻县爱知县之后，居第三位，我也算是来到了日本一有钱的地儿了。

滨松是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海滨城市，日本最早的东海新干线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站，有新干线停留的地方就不是小地方了吧，可是对于一个在广州住过的人来说，这不足百万人口的地方也实在是称不上“大城市”。

不过滨松正因其不大不小而符合我个人的居住喜好。日本的大城市固然繁华且具特色，不过我对大城市并没有特别向往，当然也不至于对那种方圆十里不见人烟的偏僻山村如痴如醉，所以，滨松对我来说刚刚好。

这里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本地人也不必

时刻准备着化身为日本“旅游大使”。日本除了京都金阁寺和东京天空树，除了 AV 女优和动漫游戏，应该还有许多可供探究体验的东西，所以我很心安理得地在滨松生活着，认为这是我看到的最真实的日本，也算是一个去不了京都和东京的可怜虫的自我安慰。

隐士不必愤世嫉俗地批判繁华世界，都市人也没什么好高傲自满，去歧视“乡巴佬”。日本的青年们，有些往东京大阪走，有些往北海道和冲绳去，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而我们选择了滨松，这个东海岸线上的海滨城市，面向太平洋。

离 家

2010 年 6 月的某一天，我在日暂居满两年，学习了半年的日语，在一家私人学校当中文讲师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当时恰逢拿到我第一本书的稿费，算是有了些积蓄。有钱有闲，于是，我开始尝试计划一个人的环日本岛骑行，不料果真可以成行。

出发的当天早上，沙弥香给我和载满行李的自行车拍了张纪念照当是为我送行。自行车是两天前买的，其他附件是前一天买的，当天就出发不免仓促，或许等学会补胎后再出发更妥当一些，加上当天的天气预报是雨天，我感觉此时实在不是出发的好时机，可又感觉势在必行。沙弥香也认为当天出发比较好，因为是星期一，星期一是一周工作的开始，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听天由命”了。对于旅行来说“听天由命”也不错，旅途计划得太过严密可能会失去应有的趣味，而我此次环日本本州岛一圈的这个计划，就一点都不严密。

首先我觉得横穿日本 / 就是从北海道的最北端稚内到九州鹿儿岛的最南部 / 很酷，日语叫“横断日本”，听起来也很不错，而且实际距离并不远，至少比起

环本州岛来说就如直径对圆周，可以省去不少路程。可是由于我从本州中部出发，这意味着我要先坐飞机或者骑车到稚内之后才能开始，前者太贵，不在考虑之列 / 我其实也没查过机票价格，但无论如何总比骑过去贵吧，我这个旅行的吝啬鬼打心里就从没给这个想法一个实现的机会 / ；后者要走回头路，我十分讨厌，也不知为何如此讨厌回头路，这算是我旅途上一个无厘头的禁忌吧。

“横断日本”走不了，就试试“环日本岛”吧。“环岛”怎么听也不俗气，可是日本由四大岛屿组成，由北至南分别是北海道、最大的本州岛、四国和九州，究竟要环哪个岛，还是要全部都环了才算“日本环岛”？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日本人骑自行车环了本州岛一圈，就自称“环了日本一圈”，于是我想就环本州岛吧，如果有人质疑我的“环岛”不完全，我就可以举那个日本人的例子来推搪：“日本人都是认为环本州岛一圈就算是日本环岛呢！”

决定了骑车旅行又定下了计划，剩下的问题就是一部自行车了。原本想借沙弥香上班用的自行车环岛，可是在附近一个山丘的斜坡上试了一下，居然连坡顶都骑不上去，又匆匆买了一辆不那么贵的变速自行车。不会修补内胎不说，就连像样的置物袋也没有，只将全部的家当往背包里一塞，绑在车后架就算了事，俨然又一“背包客”，只是这次驮包的是自行车。我原本连自行车照明灯也不想买，后来得知自行车没有车灯在日本属于违法，就弄了一个电池式电筒挂在车头。全车最牛的装备要数我那个可以通过 GPS 查询到具体位置的手机，其后便是沙弥香送我的夹在车头的里程计算器了。

于是这个周一的早上，我和其他上班族同一时间离开家门，人家去上班，而我作为一个自行车骑行菜鸟，立志要完成环日本本州岛一圈八千多公里的壮举！

幸福追梦人

我虽无骑自行车旅行的经验，却时常幻想用自行车骑行日本。开始萌发这个念头是听到一个中国朋友的日本环岛梦，鉴于中国人到日本个人旅行还不普及，长期个人旅行更是少之又少，而我却身居日本，就感觉天时地利，于是将他人美梦占为己有。

我想不管梦想怎么来的，人总该有个梦，有梦的人估计也不少，追梦的人却不多，因为现实生活总是有很多束缚，比如工作、时间、金钱、家庭。而我那时恰逢结束在一个私人学校教中文的工作，于是有了点时间又有了些积蓄；曾经在国外度过一年多的间隔年，话说国外旅行也有经验可循；加上我的日本环岛计划本来就是要帐篷野营的，可以省去不少住宿费用。一次免去交通费和住宿费的旅行相信花不了多少钱吧。

有了时间有了钱，对很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无疑是家庭，而我的日本自行车环岛行竟然是在妻子的怂恿下成行的。按照沙弥香的原话：那是你一直都想做的事情，不是吗？所以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出发。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幸福的已婚男人！

于是在日本居住了两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还说不好的日语的已婚男人又一次一个人上路了。

离家没多久，我停下车，想起要往自己的微博上发个信息，这是应家人的要求这么做的，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国外度间隔年的时候，一有时间就找网吧上网，更新博客向家人报平安。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约定不变，只是“家人”已经不仅仅指远在中国居住的家人，还多了一位生命的伴侣，我也不必去网吧而只需在自己的手机上敲打几下便可完成平安信息的传递，连具体的位置都可以显示出来，加上手机的全球定位系统，我基本上不需要带地图就可以找出路线前进。

手机显示微博发送成功，我将它放进兜里，幸福追梦人正式上路。

从 结 婚 开 始

说起我和家里的姑娘沙弥香的故事，那要追溯到 2007 年初，那年我正一个人在国外度间隔年，漂流到印度加尔各答，在当地加入义工组织，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们共事。她是我的同事，我们也因此得以相识、相爱、相随。这样过了一年多，如一切普通的恋人一般，我把她带回家取得父母的许可，又来到日本获得她父母的同意，便如此决定结婚了。

2008 年 8 月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日本本州中部爱知县丰田市——一个因为“丰田”汽车在此诞生而获此命名的城市——的一间普通公寓里，我和沙弥香一起坐在阳台的落地窗边看书。

“今天下午有时间吗？”沙弥香转过头问我。

“嗯，有时间。为什么这么问？”我也转头看着她。

“要不，咱们去结婚吧？”沙弥香问。

“好啊。”我看了看表，时间还早，点了点头说。

我们一起做了祷告来到丰田市市政府大厅的外国人登记处，就这样，这个原本叫做“铃木沙弥香”的日本女孩，那一天下午正式改名为“孙沙弥香”，成为我的妻子。

我们的婚礼在中国南方的家乡广东潮州举行，与我们登记结婚时的简约相反，我家乡的婚礼却是前所未有的繁琐、复杂。村里面还有人以“我们村有人娶了一个日本媳妇”为由向当地电视台爆料，婚礼弄得沸沸扬扬，我老爸还在家中大院里挂起了两个大大的气球，恨不得向全世界，甚至向外星人告知我们的“结婚盛典”。按照我爸妈的说法，家里这一代就我一个男丁，婚礼当然要办得像样才行，这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他们二老这辈